

都市边缘的民族村落

高坡地处贵阳市东南隅，属贵阳市花溪区所辖，为苗族自治乡。其乡政府所在地高坡场坝距花溪 31 公里。地理位置在北纬 26°11′—19′ 东经 106°46′—56′ 之间。平均海拔 1500 米，最高海拔 1712.1 米，属高寒山区。常年凌冻在 15—30 天之间，日均气温为 12.5~14℃。年日照时数 1274 小时，无霜期短，属高寒山区。所以高坡总给人这样的印象：气候寒凉，湿润，风大，多雾，尤其是春秋两季，往往浓雾弥漫，不见天日，其气象与山下的花溪、贵阳迥然不同。

高坡乡东北紧靠龙里县，西南接惠水县，西北连花溪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高山台地，多断谷深崖，南部则属峰丛洼地，多缓坡丘陵。乡境内多为喀斯特岩溶地质，因而溶洞怪石，遍地皆是。

高坡乡总面积 12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5532 亩（习惯亩），林地有 70771 亩，草山草坡 14442 亩。全乡现有 19 个行政村，87 个自然村寨，121 个村民小组。根据各村所在地理位置，我们可将这 19 个行政村分为北、中、西、南四大片区。其中北区包括石门、绕绕、新安、高坡、街上、大洪 6 村，中区包括摆笼、平寨、云顶、水塘 4 村，西区包括杉坪、幺林、洞口、隆云 4 村，南区包括克里、甲定、掌己、高寨、五寨 5 村。现将各区内各村地理生态及民族构成情况分述如下：

石门村 在高坡乡西北 3.8 公里处，因当地有石门山而得名。石门山因山脚有如门对峙之两石而得名，其山势险峻，陡峭难以仰视。由花溪青岩进入高坡的公路，正从石门中穿过，所以石门村自古以来一直是高坡门户，地理位置十分显要。石门山左右两侧均为高山深谷，形成高坡与外界的自然隔断，千百年来，苗族据此天险，幽闭于高坡台地，少与外界往来。明天顺三年（1459 年）明廷曾调集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兵力，大举进攻石门山，围剿高坡苗族，斩首苗族群众万余人，史称“石门山战役”。^① 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贵州水东宣慰同知宋氏又假明廷之名，对石门山用兵，大破苗寨，至今石门村公路边的悬崖上，仍有宋氏所题“永镇边夷”四个大字。^②

石门村现有 123 户 634 人，均为苗族，主要自然寨畔有石门、平寨、摆茹三寨。石门位于公路边，平寨和摆茹则位于山畔岩崖之两侧。由于地处悬岩绝壁，该村的耕地严重不足，^③加之山高坡陡，溶洞广布，水土难于保持，田土均靠望天水，所以该村历来生计较为困难。过去几乎户户缺粮，现仍有 50% 以上的人家缺粮欠粮。历史上该村森林资源丰富，村人多靠扛运木料为生，50 年代后森林被大量砍伐，今已罄尽，村民皆难为生计，幸而近年来该村又在石门山中探得有大量硅矿蕴藏，^④人皆蜂拥开采，个别因此而发达，多数则获小利以资补家用，生活状况略有改观。

绕绕村 在高坡与石门之间，与大洪河边庄隔公路相望。全村

杨庭硕：《天顺石门山战事考》载《贵阳文史资料专辑》第 13 辑。

杨庭硕：《“永镇边夷”考》载《贵阳市志资料研究》第 3 期。

石门村耕地面积为 554.84 亩，人均仅为 0.87 亩。其中一组田 112.8 亩，土 21.9 亩；二组田 110.7 亩，土 21.4 亩；三组田 124 亩，土 17.26 亩；四组田 127.1 亩，土 19.68 亩，为田多土少之典型。

石门山硅矿蕴藏及断裂裂谷源于中生代时期的一次火山爆发，今国苏寨为火山口，故有大量水晶石蕴藏，硅矿属火层岩，与高坡遍布之石灰岩迥异。

共 69 户,309 人 均为布依族 无苗族和汉族。该村地势开阔 土质肥沃 水源充足 为高坡主要产粮区。

绕绕为苗语音译,意为山夹之地。布依语称该地为“埋芽”(Mai nga)意为团拢在一处的小村。“绕绕”之名早见于清道光《贵阳府志》可知该村原本为苗寨 布依族为后迁入的民族。该村主要姓氏为罗姓,他们亦自称迁入该地的时间并不长,仅有几代人。该村罗姓与惠水雅水罗姓为同宗,惠水为第 5 祖之后 绕绕罗姓为大祖之裔,据说最初迁于高坡场坝对面的灵应山脚(今新安村)和大洪河边庄,后因与当地汉族有矛盾,才被迫迁移于绕绕,今老祖坟仍留在灵应山脚下,村人每年同去挂亲。

今绕绕村布依族以农业为本,兼作茶叶加工^①及养殖、种植业,粮食相对充足,生活较高坡苗族富裕,卫生状况及住房条件等各方面均明显比苗族优越。

新安村 位于灵应山脚下,与高坡街上村隔大坝相对。全村 129 户,539 人 主要居民系汉族。新安原称“新寨”为高坡街上汉族的分支 又因村中有“庵上”小寨 故合称“新庵”,今简作“新安”。

该村前临高坡场坝,地势开阔平坦,田土泥肥水足,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因邻近乡场 交通便利 故村人多有从事商业者 生活较为富裕。

街上村 位于高坡乡场坝街上,故名。全村 267 户,1067 人,苗族有 46 户,其余均汉族。汉族主要居于场坝之中,苗族则居于远离场坝、地处偏僻的国苏寨。街上村主要包括国苏、下寨、摆桑等自然寨。此地原均为苗族世居之地,国苏和摆桑亦系苗语音译,汉文献曾多次提及这些寨名(明代文献中称摆桑作“摆伤”)可知该村

绕绕北靠绕绕大坡,坡高 1528 米,从龙井河谷底隆起,常年云雾缭绕,为茶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因而绕绕历来有加工茶叶的传统,所产之茶极负盛名,历史上曾为贡品上献朝廷。

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亦十分悠久。

街上村因地处场坝，交通方便，利于商业，故村人多数从事商业或作中药材加工或作牛皮收购和买卖或从事酿酒和养殖业，或以种植蔬菜出售行业种种均可获利故街上村人大多富足现已成为高坡乡第一个小康村。

高坡村 在高坡场坝之南，共有 239 户，1132 人，主要居民仍系汉族主要自然寨有地坝、翁西、姨妈寨等。该村田少土多生产条件略逊于街上村，但比苗族村寨优越。

大洪村 位于高坡乡北偏西 2.5 公里处，主要包括小长寨、石板寨、栗木山、板正、大长寨、河边庄等自然村寨。全村 236 户，1229 人，汉族仅有 20 户，其余均为苗族。

大洪本为河边庄别名，亦作大红庄。洪边之名，原为明水东宣慰同知宋氏的代称，贵阳城通往水东衙门的城门便称作“红边门”。明弘治以后，水东管辖石门山以东，留下部分士兵屯田于洪边庄，即以宋氏代称命名该村。水东覆灭后，日久人们不明“洪边”或“红边”之意，而讹作“河边”——事实上河边庄并无河，仅有山地及田坝而已。今河边庄的居民全系汉族，可证此村居民为当时宋氏留下屯田士兵之后裔。^①

大洪村地势开阔平坦，又位处青岩入高坡之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历代土司很注重对该村的控制，事实上该村也较早被汉族土司所兼并和控制。

大洪村地处高坡台地之中，自然条件较好，全村有土地面积 929 亩，田 749 亩，土 180 亩，近年来在贵州省农科院和高坡乡农技站的大力帮助下，普遍推广地膜包谷和大白菜，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农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以上 6 村为高坡乡之北区，该区历来为贵阳府亲辖地，开发

参阅杨庭硕：《“永镇边夷”考》。

较早，汉族移民较多，今高坡乡汉族居民主要集中于该区。该区地理位置险要；高坡村和街上村不仅是高坡乡政府所在地，而且是高坡乡场所在地，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该区地处高坡台地，生产条件较其余各区相对优越，为高坡乡主要的产粮区。

水塘村 在高坡西南 4 公里处 背靠翁西关大坡 为高坡山脊的南坡顶部。该村主要自然寨有水塘、格棒、岩上三寨。其中岩上寨为布依族居住 格棒为汉族居住 水塘为苗、汉杂居之地。格棒之名 系苗语音译 意为“跳花场地”为苗族旧居之地 现全为汉族所占。

该村现有 110 户，435 人 其中汉族人口占 74% 苗族和布依族分别占 13%。该村所在地岩溶地质发达，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既不利于耕作，亦不便于居住，因而向来居民较少，但该村地处贵阳深入高坡苗区之咽喉要冲，地理位置险要，旧时为百纳长官司所辖。

摆笼村 位于高坡乡东南 6 公里处。全村 175 户，860 人 均系苗族，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主要自然寨有摆笼、开花、格亚等。该村自明代以后即屡见于文献记载，表明该村历史之古老和久远。历史上，该村曾作为一块飞地，分属不同地区的土司。

该村地接云顶，土薄风寒，极不适宜于农业耕作，旧时主要依赖林业和编织业维持生计，现以农业和养殖业为主，兼作编织，但入不敷出，生活较贫困，为高坡乡主要贫困村之一。

该村地处高坡火山口，有大量优质硅矿蕴藏，但至今未得到开采。

平寨村 在高坡东南约 8 公里处，摆笼与云顶之间。全村 233 户 1255 人，均系苗族，亦为苗族聚居区之一。主要自然寨有平寨和中院等。该村紧挨云顶，地处高坡台地之顶端，土质瘦薄，风大凌重 最不利于农业生产。村民为抵御狂风所袭 环村遍栽绿竹 所以村庄全为翠竹所簇拥 环境雅致 风景优美 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云顶村 在高坡东端，距乡 8 公里，紧接平寨。该村位处高坡地势最高处，至高点海拔 1650 米，一般在 1500 米上下。全村 190 户，923 人，均系苗族，为又一苗族聚居区。

该村因所处地理位置最高，气候最为寒凉，为典型的高寒山区，土质瘦薄，水源贫乏，生产和生活条件最为恶劣，所以历来较为贫困，至今仍是高坡乡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云顶村东，紧靠云顶大坡，坡高 1626 米，突起于断谷深崖之中，与龙里地界遥遥相望。此地原为大片原始森林，后被伐尽，林木因风大不能再生，仅长寸草，形成万亩无垠大草原，近年来已被开发为畜牧基地。

云顶村东有古驿道一处，为明朝所修，直通龙里、贵定及贵阳孟关。当时守卫驿道的士兵，多为从湖南征调过来的屯军，为杨姓，汉族，今高坡部分汉族即为当年屯守驿道士兵之后裔，明廷为编户籍，将云顶苗族赐姓杨，所以今日云顶村苗族多为杨姓，另有部分李姓，则由孟耳迁来。

云顶大坡有六美山，曾是明代苗族农民领袖干把猪的大本营，后被攻克，干把猪被擒。《明史·白圭传》曾明确记载：“天顺二年，贵州东苗干把猪等僭伪号，攻劫都匀等处，诏进右副都御使、赞南和侯方瑛往讨，圭以谷种诸夷为东苗羽翼，先破四百七十余营，乘胜攻六美山，干把猪就擒，诸苗震誓。”

以上 4 村，为高坡中区，该地区地势高耸，水源深，霜冻大，风力猛，生产条件极差，农业无保障，因而生活至为艰难。历史上该区又是苗岭以北水西、水东两大势力与苗岭以南八番势力争夺角逐的交错地带，是各土司争相霸占和掠夺的战场，因而该区苗族生活最苦、受难最深，其恐惧汉族的心理，影响至今。

杉坪村 位于高坡西南 7 公里处，主要自然寨有杉木寨、平寨、长寨、白果寨等。杉坪之名，得于杉木寨与平坪寨之合称。

杉坪村有 250 户，1024 人，全为苗族。该村地势较低，土地较

肥沃 过去盛产杉木“杉木寨”因此得名。但如今已难见裸树 仅有良田盘绕山脚，苗族以经营农业为生。

1991年12月22日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高坡 来到杉坪 从此杉坪之名，扬于天下，现已逐渐成为一旅游热点。

帔林村 在高坡西南12公里处 北挨杉坪 西连惠水。全村206户 833人，苗族集中于帔板和林道两寨，汉族则居于漆木冲、桃子冲、营盘脚、长冲、大冲等寨。苗寨大而且集中 汉寨小而分散。在这里，汉寨所居位置不及苗寨优越，原因是这些汉族为当年逃户，或因避难而来，或因逃荒而来，或因躲债而来，不被苗族容纳，才不得已避居于各土贫水缺的山冲之中，生活较为艰苦。

该村地势较平缓，农业收成相对高坡其他村寨较有保障，但该村向来为苗族、布依族相争之地，开发较早，造成今日人口密度过大 人多地少 生活仍较困难。

硐口村 位于高坡西南15公里处。全村215户，1022人 苗汉杂居，其中苗族80余户，400余人，汉族居多。该村所处地势较平坦，田土耕作，可获温饱，加之交通便利，村人从事商业者居多，故生活条件略优于相邻各村。

隆云村 在高坡最南端23公里处 有201户，1060人 苗汉杂居 苗族居多。主要自然寨有国翁、隆云（上午）茶山、青山等。

该村为高坡乡之最南端，距乡政府最远，环境闭塞，经济落后，生活贫困。

该村东北挨龙里县界，西南连惠水，历史上曾是八番之一上马桥长官司属地。

以上4村，为高坡之西区，其地势低缓，水源相对北区和中区要好，土层亦较北区和中区略厚，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但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该区开发较早，今人满为患，每隔二、三里即有人家 行七、八里则遇大寨 因而生计仍较艰难。

该区西南境均与惠水接壤，历史上也曾为八番辖地，故在文化

习俗方面与惠水苗族、布依族有勾通和关联，而与高坡北区和中区略有差别。

克里村 位于高坡东南 18 公里处 全村 136 户 ,618 人 苗汉杂居 汉族仅 19 户 苗族居多。该村所在地多丘陵田坝 较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惜当地苗族观念保守，固守传统经营，因而至今仍有 多户未能脱贫，生活条件较为艰苦。

克里村主要自然寨有大克里、小克里、大长寨、小长寨、腊冲、长娃等。村中以陈姓为主 传说其祖宗为“落牙公”因 70 岁以后重新长牙而得名。落牙公率先在克里一带实行洞葬，其洞葬遗址在大长寨屋后坡山顶，为一单独小洞穴，今棺木尚存。落牙公曾娶有 7 妻 克里陈姓苗族为第 7 妻所生之后代。

克里另有洞葬一处 仍在大长寨屋后坡山顶 为一大洞 曾因雷击 石头崩垮 堵塞洞口 如今已难进入其中。

甲定村 位于高坡东南 15 公里处，紧挨高寨村，相隔不到半公里。有 243 户 ,1210 人 为一苗族大寨。主要自然寨有龙打岩、茶山、甲定等。

甲定史作“甲抵”其历史悠久 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有场坝一处 每逢巳日赶集 因东面与龙里摆省相接 西连克里、硃口通惠水 北有大道 今为公路 连高坡 因而此集规模庞大 交易盛况胜于高坡场坝。

甲定村地多溶洞，喀斯特地质发达，所以田土不仅少而且缺水，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上甲定地方盛产青? 林木，苗民多以烧炭为业，为贵阳地区主要的木炭供应地。近年来由于山林破坏严重 现已无木材可供烧炭 生活较为困难。

该村有洞葬一处，存棺 72 副 至今保存完好 堪称奇观 近年来已被开发为一旅游景点，吸引着许多的中外游客。

高寨村 在高坡东南 14 公里处，紧靠甲定，地在一矮岭之上，有 79 户 ,372 人，苗汉杂居，苗族居多。其生产与生活条件与甲定

相同。

村后有屯堡一座，寨墙至今保存完整，现亦渐成旅游热点。

掌己村 在高坡东南 12 公里处 紧连高寨 原与高寨同为一大队。主要自然寨有大掌己、小掌己、黄土坎等。有 96 户 463 人 苗汉杂居 苗族居多。其生活、生产条件与高寨、甲定基本相同。

五寨村 在高坡东南 8 公里处。主要自然寨有石板、竹林、甘掌、苏亚、田坝、长冲、地坝等。有 405 户 1887 人 除 135 人为汉族外，其余均为苗族，为高坡乡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村。

该村地处高坡场与甲定场之间，为两地往来的必经之地，交通便利 与外界接触较多 因而村民思想较解放 重视文化教育 考入学校者及在外参加工作者较多，现今高坡乡的主要干部多出该村。

但该村所处地势较高 土层薄 较干旱 于农业生产不算有利，生活和生产条件仍很艰苦。

以上 5 村，为高坡南区。

该区原属龙里县，是原东苗牌的一个组成部分。甲定场路边至今保留有民国初年所立的石碑一座，立碑人为当时龙里县长，内容与向苗族强行征税有关，^①可见该区在民国时仍归龙里县治理。甲定原为青岩土守备的属地，与摆笼村的开花和杉坪村同是班应寿征服高坡苗族而得的赏赐。^②

综合以上各区的分析和介绍，我们不难看到高坡乡有如下一些特点：

高坡乡是一个苗族聚居区。高坡乡现有 3626 户 17254 人，

参阅张惠泉《雍正碑记》及《永远存照 两碑史料价值简述》载《贵阳市志资料研究》第三期。

参阅杨庭硕、张惠泉《贵阳市高坡苗族的地理分布》，载《贵阳市资料研究》第三期。

其中苗族占 67.2% 布依族占 3% 汉族占 29.8% 苗族为高坡乡的主体民族。从分布上看,汉族主要聚居于场坝周围,交通要道或山坳要冲之中;布依族则在苗族与汉族之间,自立村寨聚族而居;苗族则多居于高山及偏僻荒凉之地,交通不便,环境极为闭塞。从历史上看,苗族为世居民族,汉族和布依族则为近代和明代中期以后陆续迁入的民族。汉族居民的来源主要有 4 个方面:(1)土司移民;(2)屯军遗留;(3)逃户;(4)商人移居。

高坡乡在历史上曾是一块破碎的飞地。从村落的地理分布上看,高坡民间向来有“卡上”“卡下”之分,^①亦有“卡上 18 寨”和“卡下 18 寨”之说,大抵说来,卡上为贵阳府亲辖地,卡下则属惠水土司辖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各有不同的归属,且即便是同一村寨的几个不同自然寨,也被分割为若干“飞地”,由朝廷恩赐给不同的土司。如摆笼村,曾是八番之一的卧龙番长官司属下的飞地,属定番州管辖。清初设置大塘通判后,划归大塘,民国初年划拨飞地又转入龙里,后随南区各寨转入贵阳。而摆笼村的开花寨,则被割出赏给青岩土守备班氏。^②开花至青岩有近 70 里路,而摆笼至卧龙番则远达 200 余里,反映了飞地与治所的悬隔状况。这种状况既反映出封建王朝为了分化苗族控制苗族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卑劣政策,同时也反映出苗族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内聚力的薄弱而任凭外族侵袭与宰割的历史。

高坡乡是一个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高坡地质隆起,突出于贵阳之东南角,海拔高,温差大,气候复杂多变,气象变化万千,加之境内喀斯特地质发达,多溶洞,多石山,土壤贫瘠瘦薄,地表缺水干旱,既不利于农业生产,亦不适宜于人的生存,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历史上,高坡人民依赖于天生的自然资源,或作木材买

^①“卡上”大致包括今北区和中区诸寨;“卡下”则包括西区和南区诸村。

参阅杨庭硕、张惠泉:《贵阳市高坡苗族的地理分布》。

卖，或从事狩猎和采集，或以编织为业，过着极为原始而简朴的生活；建国后，高坡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荒造田，扩大生产领域，加强科学技术的投入，试图努力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收效并不明显，时至今日，高坡仍是贵阳市内教育最落后，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省知名的贫困地区之一。

高坡乡苗族是黔中苗族的代表。“黔”为贵州之简称 顾名思义，黔中即指贵州省的中部地区。今天的黔中已分属于安顺、黔南、黔东南、贵阳等地、州、市，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元。但在历史上则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元，而且还是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①元时的八番顺元路，明初的贵州宣慰司以及明隆庆之后的贵阳府，就基本上范围着黔中的含义。

苗族，是黔中地区的最早居民和最早的开拓者，今日贵阳市的中心也曾是苗族的聚居区之一。^②但时光流逝，历史变迁，苗族早已退出了这片古老的舞台。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苗族被迫向边缘地区迁移，传统的大聚居的格局被打破了，分散的小聚居的局面已无法再支撑起古老的文化传统。显赫一时的黔中苗族及苗族文化就这样被历史分割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而相对来说，高坡苗族乡，它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社区，在千百年来社会变迁过程中，虽然它也曾被分裂过和同化过，但作为一个文化社区和行政单元，它却基本上是相沿承袭着的，它保存着苗族文化最深刻的奥秘，也是幸存的较为典型的黔中苗族文化的代表。

高坡是都市边缘的民族村落。高坡距贵阳不到 50 公里，但两者无论是自然景象还是人文景观都豁然分明大为不同。贵阳是都市，高坡是乡村；贵阳是中心，高坡是边缘；贵阳是现在和未来，高坡是过去和历史；贵阳是国际的，高坡是地域的……虽然行政上

参阅杨庭硕：《黔中苗寨亲历记》（未刊稿）

② 参阅《苗族四月八》贵阳市民委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

同为贵阳市，但在文化上的差异却有如十万八千里。而所有这一切也都十分耐人寻味，值得探讨和思索。

高坡苗族的简单历史 及名称的演变

苗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当代，则已形成一个拥有 700 多万人口的大民族，分布于世界各地。而苗族文化的构成却极为复杂，仅所操语言便可分为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各土语互不勾通，风俗独异，显现出语言庞杂、支系繁多的特点。

高坡苗族属三大方言之一的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的惠高土语区，其语言与黔东南方言殊异。笔者祖籍黔东南，略识苗语，但在高坡却一句话也对不上。相应地，其在文化风俗方面也与黔东南苗族大为不同。显然，高坡苗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支系。

那么，这个支系最早居于何处？又于何年何时代迁居于此呢？这是我们在接触高坡苗族当代文化形态之前首先想了解的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史学界还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较满意的答案。汉文献关于高坡苗族的较为明确的记载见于《明实录》，其被称为“东苗”或“贵州苗”。清道光《贵阳府志》正式出现“高坡苗”之说。而在明清以前，或在更早的时候，这一支苗族又生活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现今高坡这片地域在历史上统属关系的演变。高坡属贵阳市，即是黔中的中心地带。黔中在殷周时代称“鬼方”，当时称“鬼方”内的族群为“蛮”；“蛮”是否包括了苗族的先祖，不得而知。春秋时，黔中地属牂牁国，春秋末，战国初，牂牁国势衰，

夜郎国兴起。至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 277 年）秦略定巫、黔中地，正式开始置黔中郡。汉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①三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诸葛亮平定南中，表封土著首领济火为罗殿王，济火即后来水西安氏之始祖，其势力曾雄霸黔中 1470 年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 1698 年）才衰竭。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于今贵阳地置矩州。宋太祖开宝七年（974 年）矩州土著首领普贵乞内附，宋廷就其土音敕有“惟尔贵州”语句，是为“贵州”名称见于文献之始。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统一贵州全境。之后，黔中地望基本确立。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史称苗族的始祖可追溯到公元前 30 世纪前后的九黎部落，^②其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因与黄帝部落争端，败退南方，至秦汉时，苗族主要活动在鄱阳、洞庭两湖一带及以南地区。史称“武陵蛮”和“五溪蛮”，五溪包括今贵州黔东部分，因而由此可以推测苗族当在两汉以前就已经进入黔中地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汉成帝以前的夜郎古国，还是之后的牂牁郡和武陵郡，都应包括着今日苗族的先民。他们是黔中地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包括今天的贵阳市在内的广大黔中地区，都曾是苗族的世居之地。传说很久以前，苗族一直住在格罗格桑（苗族对“贵阳”的称谓）苗族群众在首领格波禄的率领下，于今贵阳宅吉坝一带开垦良田，又在螺蛳山一带开荒种地，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后被汉族土司驱赶，首领格波禄被杀害，苗族逃出格罗格桑，躲避于贵阳附近的森林中。若干年后，一个叫主德龙的苗族青年率众

^① 当时的黔中郡和武陵郡地望在今黔东以东和以北，与今日黔中地望不相符合，今日黔中地望在当时仍属夜郎和牂牁国参阅周春元等著《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

攻打贵阳 欲夺回家园 但遭失败 主德龙牺牲 因死于夏历四月初八，之后每逢这一天，苗族群众纷纷集会于贵阳市喷水池一带，以纪念死去的英雄。^① 传说虽不足以作为史实，但却并非荒诞不经。“据现在一些苗族老人说 贵阳历来都有苗族居住 村寨不少 有些地方原是苗族聚居区。现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原是一个苗族大寨，名白岩脚 清代光绪年间 住有七八十户 全是苗族。民国初年 当局要在这里开办畜牧场，将苗族强行迁走，只剩二三十户。二十一年（1932年）当局在这里修建‘贵州日报’社的房舍 不久毁于大火，改办农场。三十四年（1945年）杨森任贵州省主席 把现今省府大礼堂所在的大片土地辟为跑马场，供他跑马娱乐，逼得苗族妇女不敢上街，只得投奔他处谋生，剩下的十几户则迁住扁井等处。扁井位于省府东门外，现成年人都懂苗语，仍报苗族。又北京路电影院在十多年前初修建时，撒迁的许多茅草房，都是世居的苗族住家。大十字东北侧 原是大道观所在地 道观大殿底下有一天然洞，人称‘苗王洞’ 后来填以土石堵塞了。这说明从前苗族居住贵阳的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 有一定影响 故居民以‘苗王’名洞。现贵阳市属五个区，都有世居的苗族，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市苗族人口共七万多人。^② 时至今日，每年逢四月初八日，贵阳附近苗族群众仍自觉集会于贵阳喷水池一带，隆重庆祝节日，可知传说不无根据。在另一个类似的传说中，则直接说明了高坡的苗族正是从贵阳被迫迁徙而去的。

很早很早以前，贵阳叫黑洋大箐，苗家称“格洛格桑”。最早住在格洛格桑的，是一个叫格波绿的苗族老人，他腰圆臂粗 力气大，为人耿直勤劳，成天带领儿孙们在宅吉坝（今贵阳市

《苗族四月八》。

杨通儒：《各地苗族‘四月八’节日概况》载《苗族四月八》。

北开田在螺蛳山(今贵阳市东)种地,庄稼长得很好,年年丰收。那时野物常来糟蹋庄稼。一天晚上,格波绿带着弓箭去守庄稼。半夜时候,有个黑东西慢梭慢梭地爬到地里,格波绿就开弓射了一箭,把那黑东西射死了。第二天一看,是条母猪龙。格波绿叫儿孙们把母猪龙抬回去,剥了龙皮,剖开龙肚,掏出一颗红红的龙心。格波绿说不出的欢喜,他曾听老辈人讲:龙心是个宝,放在水里泡,天就下冰雪。他把龙心收藏好,割下龙肉煮给众儿孙吃。吃了龙肉,格波绿对儿孙们说:“这回除了害,庄稼更旺了,我们的日子就更好。”说完,带领儿孙们在嘉坝西(据说在今贵阳市中心喷水池一带,现在的延安西路原叫嘉禾路,是否与嘉坝西有关,待考)开了个跳花场,让后生、姑娘们到花场跳舞唱歌,庆丰收,找情伴。

有一年,格波绿用谷穗编成蓑衣披在身上,拿小米穗串成斗笠戴在头上,到河都雾地方去串寨。河都雾的人看见了,个个“啧啧”地夸赞。有个老者问他:“格波绿呀,你披谷吊戴小米串,你的地方很发财吧?”格波绿回答说:“我格洛格桑地方,猫喝白米汤,狗吃白米饭,人们的日子赛蜂糖。”这几句话传进了河都雾头人胡大郎的耳里,他很眼红,暗自到格洛格桑来看,果然是田坝宽广,土地肥沃,庄稼茂盛,家家富足。他愈看愈眼红,一心想抢占格洛格桑,就回去带起人马,扛着梭标弓箭来攻打格洛格桑。

格波绿得到消息,急忙把龙心丢在水缸里,天上立马下了七天七夜大雪凌,冻死了胡大郎的几多人马,保住了格洛格桑。

后来,胡大郎探听到格波绿有颗龙心宝贝,就装成个货郎客,挑着绣花针和各色丝线,到格洛格桑做生意,要看龙心宝贝是真是假。胡大郎来到格波绿家门口,正巧格波绿走亲戚去了。他的两个女儿妮娜和妮娥出来买针线,胡大郎笑嘻嘻地挑

好的给她们，她们很感谢。胡大郎又笑嘻嘻地说：“不谢罗！只要能看一眼你家的龙心宝贝就心满意足啦。”妮娥和妮娜年轻不懂事，拿出了龙心，胡大郎一看真是个宝贝，样子像棕包，心里暗高兴，还了龙心，生意也不做了，挑着货郎担就走了。

过了一年，胡大郎找了个棕包，藏在袖子里，还装成个货郎客，挑着绣花针和各色丝线，来到格洛格桑，妮娜和妮娥出来买针线，胡大郎又笑嘻嘻地边帮她们挑好的边问：“你阿爹在家不？”她俩说：“今早刚到舅舅家去了。”说完，直是多谢胡大郎为她们挑好的针线。胡大郎又笑嘻嘻地说：“不谢罗！只是想再看看你家的龙心宝贝就心满意足了。”姊妹俩又拿出了龙心，胡大郎翻来翻去看了又看，趁姊妹俩争看红丝线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急忙把棕包换了龙心，又笑嘻嘻地对姊妹俩说：“还你们吧，看够罗！”说完，挑着货郎担，急急忙忙回河都雾去了。

胡大郎骗得了龙心，带着人马，扛着梭标，拿着弓箭，又来攻打格洛格桑。格波绿得到信息，急忙把“龙心”丢进水缸里。这回天上不仅没有下大雪凌，反倒出了七天大太阳。格波绿见势头不对，匆匆忙忙把儿孙们团拢起来，抵挡胡大郎。双方打了三天三夜，打得天昏地暗。胡大郎因有准备，他的人马愈打愈多。格波绿看看抵挡不住了，就叫儿孙们带着所有男女老小，先退到坡坝沟（即今高坡一带）去，他在后边打掩护。又打了一天一夜，格波绿估计儿孙们撤完了，自己才边打边走。走到嘉坝西地方，却中了一箭，滚下马来死了。这天正是四月初八，跟随他的几个后生匆匆忙忙把他就地埋葬以后，冲出重围，也退到坡坝沟去了。胡大郎从此就侵占了格洛格桑。①

罗汛河搜集整理：《贵阳“四月八”的来历》载《苗族四月八》。